

煙
笛
李
周
文

有版權

平裝實價五角

精裝實價六角五分

煙苗季

周文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煙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 長篇
白文 中篇
沙汀 短篇
蘆焚 短篇
陳白塵 短篇
蔣牧良 短篇
荒煤 短篇
巴金 童話

赫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 報告
魯迅 散文
魯彥 散文
黎烈文 散文
麗尼 散文
沈從文 書信
李健吾 劇本
胡風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損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三集各書本月份起陸續出版。

第 一 集

路

茅盾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故事新編

魯迅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神·鬼·人

巴金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八駿圖

沈從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團圓

張天翼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雀鼠集

魯彥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珠落集

靳以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南行記

艾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羊

蕭軍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飯餘集

吳組緝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分

何穀天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劍集

鄭振鐸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黃昏之獻

麗尼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雷雨

曹禺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魚目集

卞之琳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詩集

第 二 集

秋花

靳以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

江上

蕭軍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短篇小說集

土餅

沙汀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谷

蘆焚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憂鬱的歌

荒煤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多產集

周文

平裝四角
精裝五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崖邊

柏山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短篇小說集

鎚砂

蔣牧良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短篇小說集

生底煩擾

歐陽山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海星

隨鑫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散文集

鷹之歌

麗尼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散文集

商市街

悄吟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散文集

畫夢錄

何其芳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散文集

憶

巴金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散文集

母親的夢

李健吾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戲劇集

掘金記

畢魯午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詩集

第 三 集

星

葉紫

長篇小說
平裝四角半
精裝四角半

栗子

蕭乾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夜景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春風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黃沙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半

小巫集

奚如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半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四角半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半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橋

悄吟

散文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半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半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日出

曹禺

劇本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六角

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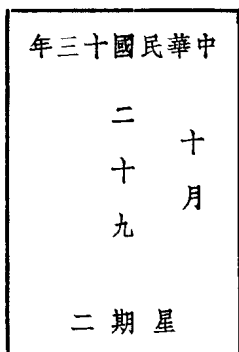
臧克家

詩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半

第一章

原书空白页

高大玻璃窗外的太陽偏斜了，透過窗邊倒垂的芭蕉葉叢射進零零碎碎的光來，直窺着那板壁上掛的一本日曆。



白胖的圓臉，有着一對陰銳眼睛和兩撇淺八字鬚的趙軍需官，用手指很凶的揭開這一張日曆，憤憤的扯它下來，便掉過胖臉來粗聲喊道：

「趙得貴！天天叫你記得撕日曆，撕日曆！你看你又忘啦！哼，一天到晚就只曉得去和別的勤務兵又麻將……」

他這宏亮的喊聲，震得屋角都起着回響；在他坐的檯子旁邊，他那圍着白紗帳的眠床上，擺成一個大字形，橫躺着就睡熟了的陳監印官，也都一驚的睜開他那蒼白瘦臉上的眼睛皮，從兩條眼縫凸出那模糊的網滿紅絲的眼珠，莫明其妙的看一看，立刻又閉攏眼皮，張開死鱷魚似的嘴，現出兩顆黃澄澄的金牙齒尖，「呼——哈」

「呼——哈」地又打起鼾來。

穿着灰布軍服的趙得貴，蹲在床的斜對面，在那靠壁堆了一排銀元箱和煤油箱之間，地上密麻的排着十幾盞紅色圓燈鐮的美孚燈。他正在一盞一盞地灌進煤油去。忽然聽見趙軍需官的喊聲，嚇得拿着油鐮的手一抖，一股煤油一偏就潑在地

板上。

「你傻啦！」趙軍需官憤憤的用手掌在面前的賬簿上一拍，就站起來。「你看又把洋油潑滿一地！這麼不小心！雖是公家的東西，也要曉得愛惜！喂，過來，我問你！」

趙得貴不高興的噙着喇叭管似的嘴站在他面前，忸怩地用兩手的指頭扭弄着胸前灰軍服的銅鈕扣。

「喂，還有一桶洋油哪裏去了？」

趙得貴一驚，知道那件事被發覺了，不由得慌亂了一下；但他鎮靜着，很快掉過臉去伸一根手指指着前面那排煤油箱：

「那不是十箱，通通在這裏。」

「不，我不是問你這十箱。我是問你從前那十箱。」

「軍需官，你不是看見那十箱是一箱一箱用完的？天爺在上，真是！」

「不，我不是問你那十箱。我是問你從那十箱裏一點一點勻出來的那一桶。」

趙軍需官說到這裏，嘴唇惡狠狠的張開，兩隻眼睛却笑着，偏着頭，在審察着趙得貴的臉色。

「沒有。」趙得貴斬截地回答。「真的沒有。」

「哼，說說！」趙軍需官怒怔一對眼珠了。「在我的面前，你還玩甚麼花頭？把手放下來，別弄着鈕扣！你來了這樣久，還一點規矩都沒有！別人看見了，成甚麼體統！說話的時候要好好立正！你在我的面前甚麼都不要緊，但撒謊可不行的。那桶洋油……我是說你賣給恆豐祥家管賬先生的那桶洋油！」

趙得貴的臉通紅了，紅得就像一塊火磚。他的兩手直直垂着好像沒有地方攔似的，一面扭弄着軍褲的褲縫，一面答道：

「哪裏沒有。」

「你還嘴硬！你賣給那管賬的劉先生是多少钱我都知道！就是叫你到恆豐祥去送洋油來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你碰見高媽沒有？」趙軍需官的兩眼又含着

笑了，眼光陰銳的緊盯住他，像要直透進他靈魂裏面。

趙得貴的臉更紅了，避開趙軍需官的眼光，頹喪地垂下頭。

「我說給你聽。那天恆豐祥請老太太吃飯，高媽跟隨去的，她就在櫃房碰見你！」趙軍需官說到這裏，立刻拿起一支白金龍香煙來，含在嘴上，用大指捏開打火機，一點純青的火就跳起來。他燃了香煙之後，使勁的吸了一口，把一團白色濃煙吹在趙得貴的臉上。他閒適地鑒賞着他臉色的變化。

趙得貴忽然抬起臉來，臉由紅轉青。

「哦，軍需官，我那天回來的時候有一件事忘了報告了，就是那天軍需官叫我去的洋油是十二箱，當時老太太說拿兩箱送到公館裏去。」

趙軍需官的心咚的一跳，趕快瞪他一眼，打斷他的話。接着就慌忙射出眼光向前面門口一掃，幸而門口那兒是空蕩蕩的，透着一片光。眼光收回來的時候，看見陳監印官仍然在床上橫躺着，一點也沒有動，從死鱸魚似的嘴裏一呼——哈——一呼

——哈！他在大聲打鼾。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氣來。

——哼，這傢伙居然要報復我！——他這麼想着，便圓睜兩眼憤怒了。想拿起手掌來鐵鉄實實的打他幾耳光。但他立刻記起那兩箱洋油的事情和這傢伙曾經知道的這兩箱洋油以外的許多事情，他又才勉強把鼻孔裏粗大的呼吸和緩下來，但仍然兩眼不瞬的瞪着他的臉。他這樣感慨地覺着：

——以爲說用自己人作心腹，誰知自己人竟是他媽的心腹之患！是的，我早遲一定要撤掉他的！

『哈，我也當了禁煙委員了！』忽然旁邊這麼喊了一聲。

兩個嚇一大跳，都趕快嚴重的把臉旋風似的掉過去，一看，門口那兒空蕩蕩的，並沒有別人進來，就只陳監印官仍然橫躺在床上，兩眼閉住，嘔嘔嘴，又大聲打起鼾來。但隨即鼾聲又停止了，嘔嘔嘴：

『哈哈，不敢當！不敢當……！』

趙軍需官和趙得貴都皺着眉頭忍不住笑一笑，互相看一眼。

「自然自然！」陳監印官又動着他那死鱸魚似的嘴唇模模糊糊說起來了。

「呃……呃……這雖然可以弄它幾萬，但也……不過……呼——哈……呼——哈……哪裏哪裏……」

趙軍需官哈哈笑了起來。

「哈哈！」趙得貴也笑了起來。

趙軍需官立刻皺着眉頭，鼓起兩眼瞪着趙得貴。

趙得貴趕快把嘴閉住了，但還是忍不住：

「嘻嘻」

「有甚麼好笑！」趙軍需官把臉沉了下來。

門口忽然黑了一團，隨即出現一個頭在那兒探一下。

「哪個！」趙軍需官大聲喊道。

陳監印官忽然停止鼾聲，嚇得睜開了眼睛。

門口那一個頭也進來了，是一個小勤務兵，端正地站在門口：

『報告軍需官！監印官在這兒沒有？有公事請他蓋印。』

陳監印官睜大兩眼楞了一下，隨即坐了起來，看了那小勤務兵一會。

『呵呵！』他恍然地說。用手指揉了揉眼睛，站起來就走。但走不兩步，他却又一楞的站住了，向那勤務兵說道：

『你去，我就來！』

隨即他就轉身到趙軍需官面前來了。

『表哥，』他說。『我跑來等你就等睡着了。請你借五十塊錢給我。』

趙軍需官皺緊眉頭：

『你下月份的薪水不是已經支去一半了麼？』

『監印官！』那小勤務兵又喊道。『那公事等着蓋印的。旅長說，那是清理官產』

的一件，等着就要發出去的。」

「曉得了！就來！」陳監印官憤憤的瞪他一眼，隨即又掉過臉來嘴角含笑地望着趙軍需官。

「喏喏，我這算是私人向你借的好嗎？」

趙軍需官笑了一下：

「我自己哪裏有錢呀！你曉得。」

「那麼你把下個月那一半支給我，好嗎？」

「我算給你聽：現在各營連的伙餉，上個月的還沒有發，徵收局撥來的款子也還沒有提到，太太前天還叫我送三千塊錢去……你看我們這一個月虧空了這許多，現在就只希望那兩筆官產收來救急！這是你也曉得的。好了，你趕快去把那件公事印好發出去吧，我對這正等得急呢！」

「啊呀啊呀，我才向你借幾十塊錢，你就給我報了這許多，我又不是來查你的